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中标
注“生活札
记”。



潍坊晚报

2023年7月26日 星期三

值班主任：陈晨

编辑：石风华

美编：王蓓

校对：刘小宁

家的守候

□李彦娟

暑假里难得清静，回家陪陪爹娘。
每次来去总是匆匆，很少静下心来陪着爹娘唠嗑。这次奢侈了，告诉娘我要长住，娘却不信。
和平时一样，回家第一件事先打扫卫生，里里外外清理一遍，盆盆罐罐洗刷一遍。然后轻松地陪着爹娘聊天、做饭，和爹娘一起坐在大门口看人来人往，看着邻家的孩子和侄子侄女在我们身边玩耍嬉闹，听梁间燕子嬉戏呢喃……
农家的岁月琐碎而美好。
原来以为娘身体不好，哪里也去不了，她肯定会寂寞、憋闷。在家住了几天才知道，事实并非如此，娘过得快乐、充实。爹宽厚，娘慈善，有爹娘守着的家，总是人来人往，亲戚朋友、村里村外的大人小孩，谁都爱来坐坐，小院内树影下，沏一壶清茶，乡情融融。我们兄弟姐妹一大帮，有爹娘守着的家，是我们的圆心，是我们思念相聚的港湾。爹娘守在这，是等待雀儿归巢。

和娘睡一张床，娘不停地唠叨着家的点点滴滴，她的快乐，她的牵挂，儿子、媳妇、孙子、孙女、外甥……也唠叨着对爹的不满和心疼。我只是听，只是附和，静静地感受娘。我知道，娘的世界很小，她一辈子足不出户，心里装着的就只有她的孩子们和这个家。娘是个爱干净又极其心细的人，爹却大大咧咧，不拘小节，于是就有了争吵，有了抱怨。但是娘知道，爹虽然无法应了她的心，却是这个家最坚实的靠山。所以娘不停地收拾着这个家，只要有娘在，家永远是干净的，饭菜永远是可口的。

现在娘老了，什么也干不了了；爹也悄然变了，不再和娘顶嘴，在娘的唠叨声中继续着他的忙碌。小院的花草依然茂盛，丝瓜已经上了架，南瓜也挂了果，韭菜一片葱绿，茉莉花怒放墙角，满院清香。院子里的猫啊狗啊，一刻也不肯清闲，在它们自己的王国里演绎着各自的故事。

娘收养了一只黑色流浪猫，刚来时瘦得奄奄一息，毛暗淡无光，娘给它喝牛奶、喂鸡蛋，救活了它。侄女给它取名黑子，娘说听起来像条狗，可还是那么叫了下来。身体康复的黑子什么都抢着吃，似乎永远都吃不饱，渐渐地身体臃肿了，发福了，一身毛发乌黑油亮，在院子里优雅地梳理着，高贵得像个公主。它好像从来没捉过老鼠，可娘说有黑子在，老鼠不敢来。

娘从姐姐家抱养了一条棕黄色的小狗，叫豆豆，下嘴唇比上嘴唇长，娇小可爱。

在温情的春天里，豆豆和黑子都怀孕了。

豆豆弱小的身子拖着个大肚子，坚守着自己的职责，来了陌生人还是会“汪汪”大叫，看到我们回家就不停地摇着

尾巴，在我们脚边转来转去。黑子的身子更加臃肿了，慵懒地躺在阳光下，时不时来到娘的脚边娇滴滴地“喵喵”两声，令人怜爱。

生命是奇妙的。在不经意的光阴里，一只小黑会走路了，几只小豆豆也出窝了，院子里拥挤热闹起来。

都说猫和狗是天生的冤家，可那天小黑竟拱着要吃豆豆的奶，豆豆居然温驯地趴下，让小黑美美地吃了个够。黑子趴在一边表示感谢似的叫了两声。爹笑了，他慈祥地坐在一旁看着这幅乳子图，满脸的慈爱。娘则开始教训黑子：“豆豆替你养孩子了，以后不许跟她打架了！”黑子仰头朝娘“喵”一声，貌似懂了，又好像不服气。我哈哈大笑。

笑声中，大门楼里的燕子也来凑热闹，一会停在枝头，一会又飘到天井的莲盆里喝水，惹得小黑前去追逐，燕子轻快地飞走，有时还故意挑逗小黑，从小黑头顶迅疾掠过，翅膀似乎碰着了小黑的脑袋，气得小黑在院子里追逐着燕子的身影跑来跑去。

谁想，那天老奸巨猾的黑子设下圈套，燕子刚一落到莲盆上还没站稳，黑子就从隐蔽处扑来，眨眼间燕子就被小黑捕住了。我和娘慌了神，厉声呵斥追赶黑子。也许，黑子就是想教训燕子一下，叫它们知道“我老黑”的厉害。它并没有咬伤燕子，虽然心有不甘，但还是比较听话地趴在那里，让我和娘把到嘴的美食抢下。“猫口脱险”的燕子飞上枝头，伴侣不停地偎依它，帮它梳理羽毛，是安慰？是心疼？我觉得好笑，又很感动。

宁静的日子就这么悠闲地从指尖划过，幸福的气息就这么盈怀。原来年少时一心想远离的农家小院，就是我今日正在千方百计追寻的梦中桃源啊！

出嫁后多年，当重新走进爹娘的生活，靠近了他们的心灵，我心如禅。我明白了，爹和娘并不孤单，他们有他们的世界，也懂了，爹娘为什么不愿意出门。他们就想这么守着家，在家里等着他们的孩子归来，这等待中充满了期盼和牵挂，更装满了温馨与幸福。懂了爹娘的心，我心中时时躁动着回家的渴望，想让生命在那个温馨的港湾一次次停泊！



奶奶的猫

□赵元建

从我记事起，奶奶就养猫。对于奶奶养过的很多猫，我都已经记忆模糊了，但她养过的最后一只猫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。

2020年，爷爷因病去世。父亲在丧宴上说：爹已经走了，这个娘，大家要齐抓共管！孰料，没过多久，奶奶便因意外仓促离世。谈起这段往事，不免让人无限伤感。

奶奶去世时，家里没有通知我。最后一次见到奶奶是在爷爷下葬之后，我即将离开家去济南，奶奶茫然无措，在吵吵嚷嚷的环境中眼角挂着泪水。她耳朵聋，听不见，可是我知道，她什么都懂。我离开的时候，给奶奶磕了头，并嘱咐她一定要保重身体。当时，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会是最后一面！

奶奶去世的日子，正值家里的猫下崽。举行完奶奶的葬礼后，堂姐拿走了其中的几只小猫，剩下的小猫和老猫则成了没有家的孩子。

在奶奶去世之后，我曾和母亲回到老屋。老家的屋子，漆黑一片，满目狼藉。在黑夜中，那只老猫不知从何处走了出来，发出阵阵哀叫，不停地在我脚边蹭来蹭去。我拿食物喂它，它快速地吃了起来，应该真的是饿坏了。

据母亲讲，她曾将老猫带回我们家，已经关紧了大门，

无奈老猫还是自己走了。这只老猫后来去了哪里呢？我和母亲一直都很好奇。母亲说，村里的老人见到过它，但对于它最后的去处，无人知晓。

一次回家，母亲对我说，听到老屋里有猫叫，估计是生小猫了。我很好奇，已经过去了这么久，老猫又生小猫了吗？母亲在黑暗中翻了一番，并没有听到小猫的叫声。我们没有找到小猫，也没有看到老猫。老猫到底去了哪里呢？正当我在屋里翻看爷爷留下的东西时，母亲突然叫了我一声：猫已经死了。

我循声走过去，眼前的一幕让我震惊了：在一个泡沫箱子里，只剩下猫的皮毛了，它的肉体早已经腐烂。我明白了，原来老猫哪里都没有去，它还守护着它的家。

哎！猫和爷爷奶奶应该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了。



淋雨

□张林

人的生物钟有时比闹钟还要准，早上4时50分，我准时醒了。听到外面雨滴落在空调外机上的声音，我还是穿好运动装，走出了家门。

雨不是很大，零星地落下，有时又销声匿迹。地上的雨水已经很多，不适合跑步，我打算围着小区外围走两圈，顺便给妻子和女儿买点早餐。五点多，路上的行人已经不少，有趁着天气凉爽晨练的人，有打扫马路的清洁工人，也有拉着蔬菜瓜果疾驰的小商小贩。走了一会，看时间不早了，我赶紧买了女儿爱吃的灌汤包和妻子爱喝的豆腐脑往家赶。

雨仿佛也到点开始下似的，从零星到稀疏再到密集。雨水从我头上流到身上，然后灌入鞋里，多亏早餐包裹得严实。离家也就一公里的路，我没有到沿街店铺去躲雨，尽情地享受着盛夏淋雨的清凉，从容地观看路上其他人对雨的反应：一个小伙子，手里也提着早点，奋力往前跑，地上的雨水随着脚底板落下飞溅；两位大姐共

撑一把伞，伞不够大，顺着伞布流下的雨水浇到其中一人肩上；扫马路的清洁工人骑着三轮车使劲往前蹬，脸上露出开心的笑；播放着音乐的洒水车在辛勤工作，不知道今天任务是否能完成……雨水在地上逐渐形成了水流，冲刷了地上的尘土，也净化了我的心绪。

回到家，我赶快换下湿衣服，冲了个热水澡，把寒气祛除。大女儿今年四年级了，我们边吃早点，我边对她讲，下雨了，没有伞的孩子要努力奔跑。工作了，要努力工作，不要老想着依靠别人，人最大的底气是自己，依靠别人福祸难测。遇到难题，要学会换位思考，站在自己的立场永远觉得自己对。学习和工作中，遇到奇葩的事，不一定是当事人有问题，也可能是工作机制出了问题。女儿说，老爸你讲得很有道理，但我觉得你的思路有点乱，你讲这些有联系吗？我苦笑着说：“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记着。今天我淋雨了，可能脑子进水了。”

这雨淋的，让我真通透啊。

